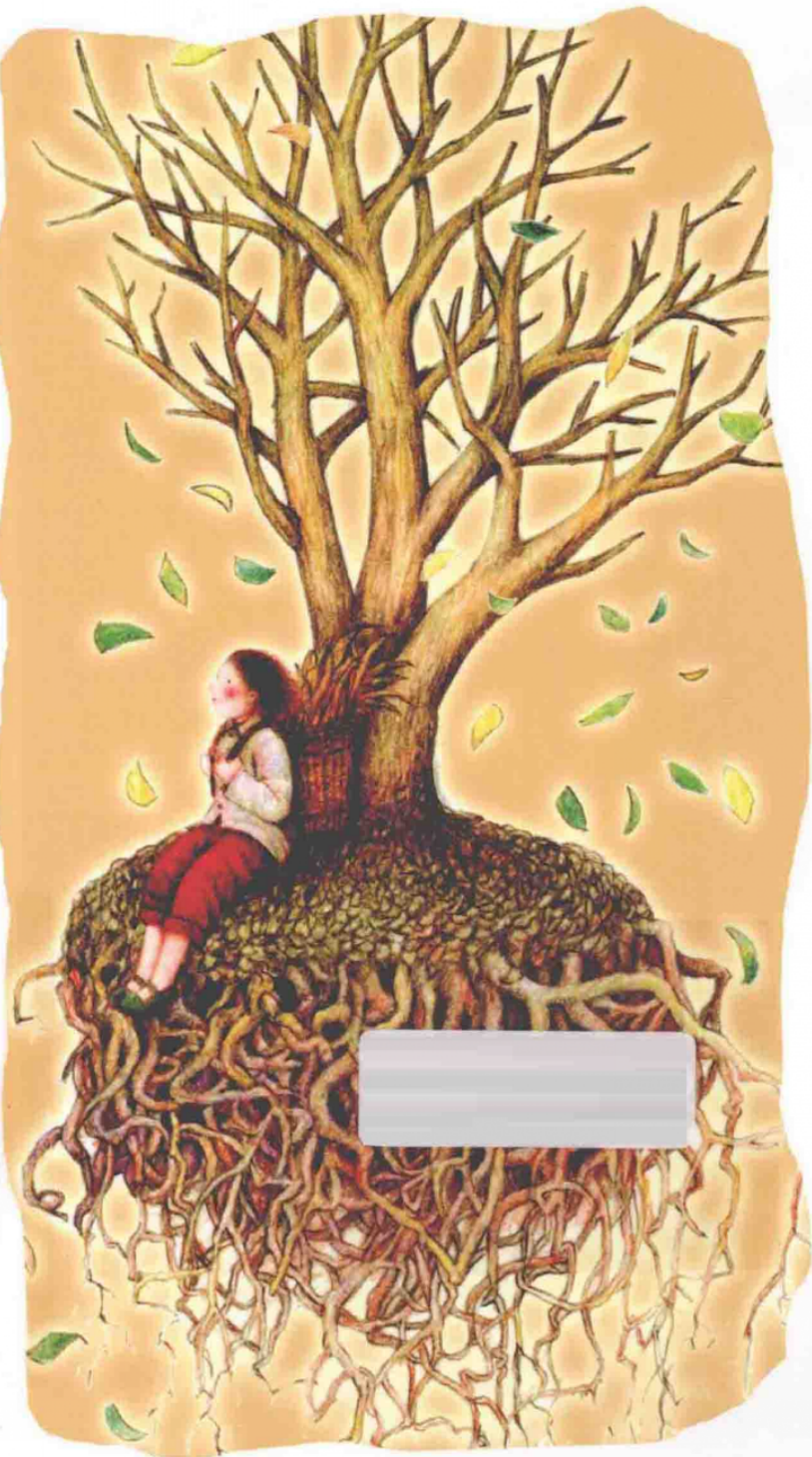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国龙·红丘陵上的李花

继《梧桐街上的梅子》《许愿树巷的叶子》之后 **又一力作**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



中国孩子阅读计划

为中国孩子铺好精神底色

张国龙·红丘陵上的李花

川北红丘陵上的小小村庄
米李花和爷爷奶奶苦苦留守
大山外有希望有梦想
还有久未谋面的爸爸妈妈
太多的坎坷与磨难
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里
她和她的同龄人像一朵朵小花
始终在倔强地盛开着、守望者……



给予没有阳光的童年，
一米阳光，一个温柔的眼神。

一个平凡女孩不平凡的故事，
有时候童年的感伤堪比风烛残年。

果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229-07325-1



定价：19.00元

张国龙·红丘陵上的李花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丘陵上的李花 / 张国龙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229-07325-1

I. ①红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0848号

红丘陵上的李花

HONGQIULING SHANG DE LIHUA

张国龙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丛书策划: 郭玉洁

责任编辑: 郭玉洁 李云伟

美术编辑: 杨伯钰

责任校对: 谭荷芳

封面设计: 锋上堂创意

插图: 王文成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
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出品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10 插页: 2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325-1

定价: 1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CONTENTS

楔子：老林	1
第一章 颓墙	7
第二章 春望	36
第三章 梅雨	52
第四章 夏炎	72
第五章 秋雨	99
第六章 冬风	123
不得不说再见（后记）	142
我与文学的不解之缘（代跋）	147

楔子：老林



有一个地方，名叫“老林”。

如果硬要给它一个准确的位置，可以指着中国地图，大致确定其在川北嘉陵江流域。它的确太小，山不清，水也不秀，又没有什么达官贵人或杰出人士的英名可以仰赖，从古及今，真正是“名不见经传”。为什么叫“老林”，亦无乡志可供稽考。只能顾名思义，应该是“深山丛林”之意。虽然四面环山，层峦叠嶂，但山多为小丘，海拔不过五百米。不少山丘呈赭红色，属典型的红丘陵。植被稀疏，似患了“脱发症”的少女。只能凭了想象，推断其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曾是一片莽莽苍苍的深山密林。

此地虽隶属嘉陵江流域，而嘉陵江涛声隐隐，阻隔了千年岁月。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，蜿蜒于山谷、沟壑。仅有几条山溪，时至夏季，才激动几天，呐喊着在小丘上急急奔走。赭红色的土地，不肥沃也不瘦瘠。水田里种植稻子，旱地里出产小麦、玉米、红薯，一年一熟。没有蓄水库，灌溉农业在这里还是一个遥远的传



说。村民们靠天吃饭，一旦有涝旱灾情，家家便会闹饥荒。但是，这样的年并不多，还算是老天爷垂青的风调雨顺之地。

村民们四季劳作，很少有彻底歇息的时候。春天插秧，夏天收小麦、玉米，秋天割稻子，冬天相对松闲些。汉子们难得停歇一阵，烧锅旱烟在冬小麦地里转悠。偶尔，几个汉子聚在田垄间摆一场“龙门阵”（方言，即聊天）。若是几个平辈汉子凑在一处，免不了说些不三不四的趣话。劳累了一年的身子骨此时轻飘飘，全没了春种秋收时那股牛劲儿。

这季节，女人们才慢慢显示出女人味来。农忙时，她们同男人们一样起早摸黑，肩挑背磨，不论轻重。她们大多有一副结实的身板，兴许是常年背背篓的缘故，臀部下坠得厉害，尤显丰硕（说是生儿子的好膀子）。她们那被太阳熏得黧黑的脸庞渐渐转白，身子也养得日渐丰腴，整日三五成群地在某家的院子里做针线活，手不停，嘴也没歇着，院子里全是她们叽叽咕咕咯咯吃吃的声响，免不了道东家长说西家短。

小镇位于老林的中央，仅有一条随山丘蜿蜒，长约两千米、用

青石板铺成的小街。街道两边住着老林的富贵人，乡里人称他们为“街上的”。一、四、七日逢集，村民们便穿戴一新，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的山坳里走出来，急急地涌向小街。人声鼎沸，似乎会掀掉木板房上的青灰瓦片，小街被拥挤得喘不过气来。一来是为了卖些土产品买些油盐之类的日用品，二来是为了见见世面，看看新鲜，会会平时见不着的亲朋好友。

小街上店铺林立，街上的人大多不种地，逢集就手忙脚乱做生意，赚乡里人的钱。他们的日子比乡里人过得殷实，衣着神情比乡里人洋气。他们是乡里人心中的梦。乡里人互相瞧不起时爱说“你跟老子这农二哥（农民）一个球样，你以为你是街上人哪”。

小镇是老林人朝圣的“耶路撒冷”，他们大多通过小镇来了解社会，反观山外的世界。赶一次集，人山人海，你挤我，我搯你，跟打架似的。

“妈哟，把老子的鞋都踩落了！”有人惊叫。

“你妈哟，你眼睛长在屁股上了？不看路，专踩老子的脚！疼死我了，跟遭牛踩了一个样！”有人高声怒骂。

“这是啥子街嘛，挤死人了。咋个都跑出来了嘛，有啥子好看的嘛？”有人气喘吁吁地抱怨，似自言自语。

骂归骂，抱怨归抱怨，挤还得挤，逢集还来得。没了这小镇，没了这挤死人的小街，他们的生活就像少了些什么，日子似乎也不好打发，活着似乎也没了个盼头。他们许多人一辈子也没走出过老林，在他们心中老林镇就好比北京好比天安门。也许，他们想象不出还有比老林镇更好的地方。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家的女儿能嫁到镇上去，成为令人艳羡的街上人。他们的思想意识非常传统，甚至守旧。不识字的人不少，还算守礼节。

楔子：
老林





红丘陵上的李花



镇上有中学，村里有小学。小学校里老师多是民办教师，既教书，又种责任田，老林人称他们为“端半边碗的教书匠”。他们文化水平不高，顶多也就高中毕业，多是本地高考落榜的“秀才”。偶尔也会分来一个科班出身的“师范生”，待不了一年半载多是要飞的。老林人对那些端“铁饭碗”的老师有成见，知道他们是留不住的“金凤凰”，所以对“半边碗”们尤为敬重。

他们懂得没文化当“睁眼瞎”的可怕，都愿意送孩子上学。但是，女孩子不管多优秀，一般只读完小学就打住了。按他们的说法，“女孩子是别人家的人，读那么多书有啥用？”送男孩子读书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那种聪明得不学都会的“双脑瓜”，只要争气、想读，无论如何都是要送的。

“读到哪，送到哪，拆屋卖地也要送！”他们很少有这般高调的时候。他们大多不知道土地属于国家所有，是不能买卖的。

那样的“文曲星”，隔几年也会冒出一两个。

若孩子考上了大学，成了“国家人”，不单父母脸上有光，连族人也扬眉吐气。临行前，族人会自发筹款大摆宴席。一方面是为了显摆显摆，也许他们这族人平素在老林没什么地位，现在该“响一响”了。另一方面，是为了给孩子积攒路费。来赴宴的人除亲朋好友外，还有左邻右舍，前村后村的，只要认识的都会请。来客都会备些礼品，这可是一笔人情，说不定日后会有回报也未可知。镇上的官们也会来赴宴，他们的礼都很重，还组织锣鼓队，敲锣打鼓送学生上大学。于是，这个考上大学的人就成了老林人经久不息的话题，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那些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。

“他家的祖坟葬得好，太阳一出来就照着，太阳落山也从坟头过。”老林人如是说。

村民们农忙时没工夫串亲戚，农闲了就四处走一走。

婚丧嫁娶，生辰节日，是走亲访友的黄金时期。他们待人热忱，好客是天性。偶尔，也会假热情。

吃大锅饭那些年，分得的口粮有限，最怕家里来客人。若是熟人路过家门口，主妇一般会热辣辣地招呼“进屋来，坐一坐嘛，吃了饭再走”，千万别以为那是真留你。若那家的小孩不懂事，只想家里来了客人会有好吃的，因此，扑上去死拉活拽留下了客人。待客人吃了饭刚一走，轻则挨骂，重则会吃几个愤怒的大嘴巴。包产到户后，村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，这样的举动基本上就绝迹了。待客的上等佳肴是清一色的腊肉——用柏树枝烘熏的猪肉，色香味皆别具一格。他们大多认为，要是顿顿有腊肉吃，给个皇帝说不定也是不肯当的。

前些年，青年男女自己搞对象的事好像没听说过。定“娃娃亲”的虽不多，但过了二十岁不结婚，就属于困难户了。有专门从事红娘这一行当的人（老林人称她们为“媒婆”），她们大都伶牙俐齿，有把一根稻草说成金条的本领。她们一生吃了不少别人家的腊肉，脚也跑大了，听了不少好话，也没少挨骂，是既招人爱又讨人嫌的角色。她们都有些游手好闲，穿戴比一般乡下女人花哨，是乡下女人中少有的白胖者——她们一生就靠接受酬礼而活得心宽体胖。

女孩子嫁到婆家，头几年不挨婆婆骂丈夫打的不多。两三年一过，生下了男孩，也就不打不骂了。大姑娘若在娘家生了“私娃”，那是丢了祖宗八代的人。别说旁人容忍不得，单是族人的唾沫星子也会把她淹死。至于私奔了的，或被人贩子拐卖了的女子，一辈子也别想回老林。

“敢！回来就别想再用两条腿走路了！”这样的狠话，一定出自那些家门不幸的男主人之口。





近些年，外出打工成了老林人的时尚。先是小伙子们走出去了，一回来就阔气得不行。老林人穷了一代又一代，他们想发财，他们都见钱眼开。于是，几乎所有的小伙子都跑了出去。渐渐地，一些三四十岁的汉子也按捺不住金钱的诱惑，走出了老林。他们在外卖苦力，挣的是血汗钱，吃不好也睡不好，还常受人欺侮。绝大多数人挣不了多少钱，倒是见了大世面。他们间或也会想“这世界不公平”等问题，当然，只是想一想，想过之后该咋样还咋样。外面再好，不是自己的家；老林虽穷，却怎么也撇不下，大多还会回来。

后来，女孩子们也跟着跑出去了。可以断言，第一个走出老林的女孩子，称得上老林的花木兰。起初有人说闲话，出去的多了也就见怪不怪。但还是有些偏见，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，说出去打工的女孩子和男人吃住在一起，不怎么清白……打工妹回老林不好找婆家，但她们大多会自己找，有的嫁到了外省，个别长得水灵的还嫁了老板，穿金戴银，坐飞机回来，可神气了。

老林人前些年点油灯照明，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。偶尔看一场猴戏，或放一场露天电影，那就是最好的文化娱乐了。现在通了电，老林人也看上了电视。他们对那些又臭又长的电视连续剧特别感兴趣，田间地头常常互相提醒：“今晚放第十一、十二集哟”。因为供电不足，时常限电，他们特别不满意。由于地僻，电视接收效果不好。好在他们的要求不高，只要能看见个人影就行，雪花大点没关系。可千万别不给电，那电视连续剧可不等人。

而今，村里差不多的成年男女都外出打工去了，地里的庄稼由上了年岁的男人耕种，有的还抛了荒，收成不如往昔，日子反倒还宽裕些。

老林人大多挺满足，希望年岁永远就这么个样……

第一章 颓墙



1

玉皇庙村小学距离老林镇约八里地儿。

这所小学校由一座简陋的乡村寺庙改建而成，哆哆嗦嗦地猫在小山坳里，像偷偷溜出家门生怕被家长发现的孩子。几间昏暗的教室歪斜着身子扭捏在一起，像是冬日里拼命挤靠成一团暖和身子的孩子——此地学生自创的一种课间游戏“挤油”。背靠山丘的那间教室，最为宽敞。教室正中，伫立着一根硕大的木柱。柱身油漆斑驳，犹依稀留存着曾经香火熏染的记忆。

教室里摆放着长长短短的木制课桌，桌面上丛生的墨迹涂鸦，诉说着一代代小学生简陋的童稚岁月。教室前后的墙壁上张贴着几张泛黄的科普类宣传画，早已分不清是哪个年代残留下的遗迹。几根歪歪扭扭的杂木胡乱支撑起一块摇摇欲坠的黑板，黑板凹凸，黑



漆剥落，似长出了癞疮。这对教师的书写能力和孩子们的视力来说，都是极大的考验。教室地面是简单夯过的红土，裂纹纵横，如同久旱过后龟裂的板田。多处已坑坑洼洼，似孩子们恶作剧掏挖出的陷阱。陈旧的木板壁豁牙裂唇，绝对经不住调皮捣蛋的半大孩子猛地一拳。用荆条横七竖八钉成的窗户，一任四季山风肆意穿堂而过。唯有清脆的铃声和朗朗的读书声，赋予了这蓬头垢面的小学校些许令人吃惊的生气。

小学校四周山丘连绵，宛若营盘。山丘树影憧憧，四时如墨。几分肃穆，几多寂寞。更远处的牛犇山、金子山、猫儿山和五方

山，从四面八方将所有的山丘环抱。散落在山丘里的木板房，犹如落单、陌生的孩子，彼此小心翼翼张望，就是不肯主动往前挪动一步。多亏有乳白色的炊烟定时从屋顶蹿出，时不时越过一座座山丘纠结在一起，恰似一条袅娜的丝带，优雅地系在山村寂寞的脖颈上。

数声雄鸡啼鸣，声声犬吠，几声牛哞……间或撩拨出这村庄亘古不变的荒僻。

候鸟们归来离去的喧嚣，提醒着寂寞的村民们，山外还有一个叫“远方”的地方。留鸟们常年不变的啁啾，时不时又将村民们混沌初开的想象凝固。

春耕，秋收，岁月在季节更替间流逝，人们在劳碌与闲暇的空隙间衰老。一些人突然就离开了，长眠于四面的山丘，他们一生都没能走出过那些丘陵沟壑。一些人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山丘，再没回来。不管是永远地出走，还是永恒地与泥土融合，营盘一样的山丘皆视若不见，无动于衷。

多亏了玉皇庙小学校日复一日的铃声和读书声，山丘们才不至于长睡不醒。

2

周五下午第三节课，玉皇庙小学五年级和四年级两个班上体育。

玉皇庙小学有六个年级六个班，总共只有三名教师。每个老师教两个年级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复式班”。也就是说，教室左半边坐的是一年级学生，右半边可能坐着六年级的孩子。老师上半节





红丘陵上的李花



课教一年级学生认字，然后让他们练习写字，不准喧哗。下半节课则教六年级学生四则混合运算。两个年级的课就这么混合着，来回来去由一个老师唱独角戏，像变戏法一样。

古松柏老师负责教四、五两个年级。两年前，他从县城师范学校毕业，分到了玉皇庙村小学。他是玉皇庙村小学历史上第三位公办教师，属于端“铁饭碗”的那种。

前两位“铁饭碗”在玉皇庙村小学仅仅混了一个学期，就远走高飞了。村民们一提起他们，就没好声气：“嫌我们这里不好，就别来呀。来了又不好好教，占着个茅坑又不拉屎，那做啥子嘛？把我们的娃儿都给耽误了……这种人哪里配当教师哟……”

古老师初来时，村民们对他自然不冷不热，免不了冷言冷语：“又来了个混日子的，等着瞧嘛，教不了一个学期，就会脚底板擦猪油——溜啦……”

两年过去了，古老师居然没有开溜，大大出乎村民们的意料。

古老师的家隶属金垭镇，距离老林镇大约八里地儿。他每周末回一次家，背些米面油盐来对付一个人的日常生活。玉皇庙村距离他家所在的村子，大概有二十里山路。每逢周五下午的体育课，他发完体育用品，就让两个年级的学生自个玩儿，自己赶紧背起空空的背篓踏上漫漫回家之路。冬季白昼短，他必须一路小跑，否则就得摸黑回家了。

又逢周五下午的体育课，古松柏老师的背影刚刚消失在学校门前那根长长的田埂尽头，学生们就彻底疯了。巴掌大的操场上怒放着一丛丛聒声，眼看就要把那几间倾斜的教室轰塌。如此喧嚣，自然影响了另外几个年级上课，两位老师时不时出来制止。

那两位老师就住在本村，属于民办教师。他们都是高中毕业

生，差几分没考上大学。能端上这个半边碗，绝非手到擒来。他们教书之余，还种责任田。他们的老婆在村里种地，孩子就在自己所教的班上读书。他们一生的梦想不过是熬到四五十岁转正成为公办教师，将来可以领取退休金。若论收入，是无法和那些去广州、深圳打工的人相比的。之所以选择留守，图的是能和妻儿朝夕相聚，彼此有个依靠。当然，也还有那么一点点责任感。他们要是撂了挑子，这些娃娃们就得失学。他们会不由自主想起小时候的自己，那是多么渴望能走出这山山岭岭的年龄呵。可是，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，他们注定一辈子得厮守着这层峦丘山。

男生们霸占了两个没吃饱气的篮球，蜂拥着在坎坷不平的土操场上做折返跑。个别力气大的孩子，能把篮球砸在破烂不堪的所谓“篮板”上。篮架是由条石砌成的，还算结实。篮圈锈迹斑斑，不知道是谁猴年马月囫圇钉上去的。多亏了这两个所谓的篮板，玉皇庙小学的学生们才有了直接接触球类运动的机会。

古松柏老师要求男女生各玩一个篮球，各拥有一个篮板，但男生们霸道，硬是挤走了女生。女生们只好拿出自备的毽子，三五一拨儿轮流踢，比试高低——看谁踢的个数多。毽子由铜钱打底，铜钱包裹在花布里，里面瓢着棉花，用针线细密地封了口。铜钱的中空处钉载着鹅毛或鸭毛管，管子里紧插红公鸡尾巴上的上等羽毛，一个华丽的毽子就这样做成了。玉皇庙小学的每一个女生衣服口袋里都装着这样的毽子，一有空就掏出来踢几脚，乐此不疲。不消说，拥有一个硕大的铜钱无疑最令这里的女生们艳羡。

一只阳雀忧伤地呼喊着一“李——贵——阳”飞过操场飞向沉默的山丘，宣告春天已经悄悄来到了老林。一不留神，草木就悄无声息地长出了新绿。农人扛着犁头牵着耕牛的剪影，开始摇曳于山山





红丘陵上的李花



岭岭沟沟畔畔，老林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。

踢了一会儿毽子，米李花便满头大汗。轮到小伙伴踢了，她掙着额头上的汗珠，目光下意识驻留在东边的山梁上。她的家，就在那山梁后面。那道山梁正好位于小村正中，像一艘巨大的搁浅的船。站在山梁上，可以从四面八方观看整个村庄。山梁属典型的红沙梁，只能种柑橘。几年前，爸爸种植了柑橘，把整个不长草的山梁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果园。远远望去，曾经不毛的红沙梁郁郁葱葱。

现在正是春耕季节，七十多岁的爷爷从早到晚在田地里忙活，奶奶一直病着躺在床上起不来，家里的牲畜们急需照料。米李花实在没心思玩了，盘算着偷偷背起书包回家做晚饭。

米李花和堂姐米桐花都上五年级，米桐花虽然比米李花大一岁，但米桐花体弱多病，比米李花矮一个头，看上去倒像米李花是姐姐。米李花和米桐花耳语了几句，独自鬼鬼祟祟返回教室，抓起姐妹俩的书包，火烧火燎地跑向厕所。

3

米李花和米桐花姐妹俩跑到厕所门口，下意识刹住了脚。厕所里安安静静，好像没有人。姐妹俩面面相觑，不由自主紧紧手抓着手。

“妹妹，不会有狗在里边吧？”米桐花细声细气，生怕被谁听见了。

米李花猛地瞪大了眼睛，点了点头，强作镇静，说：“有可能，我们还是先别进去！”